

## 編輯力——從創意企劃到人際關係

台灣先覺出版社 2005年初版

日期：2005年

頁數：270頁

售價：約港幣80元

**出版老將必備，編輯新人必學，愛書人必讀**

**三十年編輯實戰經驗粹煉菁華，徹底改變你對書的看法！**

這是一本實戰經驗豐富的編輯教科書，從目錄的編法、書腰的優劣、怎麼下小標、如何炒作新書話題、熟悉通路與行銷等實務經驗，徹底解說編輯的工作內涵，是出版老手、編輯新人都可以引用於發想企畫、發掘執筆人才、提升原稿價值、催生好書的實用手冊。

一般堂區需要出版刊物或者書籍時，編輯人員好多時都是拉雜成軍，面對大批稿件，卻苦無編輯技巧，不知從何開始。鷺尾賢也這本《編輯力》可以是新手的救生圈。全書共分成十一章，第一章主要說明編輯是什麼是及應該基本具備的條件，第二、三章開始是簡介介紹一下作者的個人資料和入行的軼事，日本當前出版情況。第四章至十一章：開始作者按部就班將整個編輯的流程一一介紹，從目標的制訂、邀稿、催稿和修改、校稿到封面設計以致銷售及宣傳等工作，作者以第一身的角度來描述，好多出版書籍沒有講述的細節，作者都清楚介紹。這本書饒有趣味的地方，是作者分享編輯的技巧之外，同時亦分享與其他作家交往的片段，趣味濃郁。若是你要準備編輯又苦無經驗，不妨考慮買一本來看看，或者可以幫你解困排難。



作者簡介

鷺尾賢也／WASHIO KENYA

1944年生於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系畢業。作者原就職於一流企業，卻在1969年半路出家進入講談社，一頭栽進編輯世界。歷任《週刊現代》編輯、講談社「現代新書」總編輯、PR雜誌《書》總編輯，開創「選書技巧」書系，推出《現代思想的冒險家》（全31卷）《日本的歷史》（全26卷）等著名企畫，出任講談社學術局長、學藝局長、董事，於2003年退休，現任講談社顧問。作者也以筆名「小高賢」活躍於和歌界，和歌集《本所兩國》獲得第五屆若山牧水賞，除創作和歌集《耳的傳說》《家長》之外，也著有評論集《宮(木冬)二及其時代》《轉形期和批評》等書。

譯者簡介

陳寶蓮

輔大日文系、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國時報日文編譯、東吳大學日文系講師。譯有《你了解真正的中國嗎？》《14歲開始的哲學》《午夜快車》《百年愚行》《想做的事就去做》等。



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通訊

2005年9月號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

電話25606622 圖文傳真25690188

網頁：http://www.dolf.org.hk

編者的話

夏去秋來，炎炎夏日逐漸遠離我們，換來是早上的陣陣涼風和飄忽不定的驟雨。今年的暑假特別炎熱，氣溫持續在三十多度，令人昏昏欲睡，不少人寧願躲在家中也不願在街上走動，其實暑假亦可以為堂區造就不少福傳的機會，例如兒童暑期聖經班、堂區青少年的夏令營，透過幾天的活動，催化他們的信仰，或者是透過一些社會服務，探訪獨居老人，了解他們的需要，都不失為一個培育的好機會，不過，堂區的兄弟姐妹都因為天氣或者是暑假的緣故，輕輕放過這些良機，寧願放假外遊，真是可惜。或許我們要辨別一下什麼是別人最好的時機和時間，將福音帶給他們。今期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透過纖體瘦身文化來反省信仰聖經中的餅和魚的關係。第二篇則是續完巴特神學及生平淺介，最後一篇是介紹書籍推介，今期是介紹由鷺尾賢也寫的《編輯力》，這本是他的入行經驗整理而成的書，內容平實，理論兼備，有好多是他的切身經驗可讀性甚高，對於有志於編輯工作，或者是新手上路都應該一看。

## 巴特神學及生平淺介

玄風

第三時期：教義神學

巴特的教義神學發展過程，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每段時期均與大學教書及著作結下不解之緣。第一個時期是在哥廷根教學時期，代表著作是《哥廷根教義學》，也就是《教義學導論》。這本書貫徹歸正宗(改革宗)教義學精神。第二段時期是在明斯特教學期間出版的《基督教教義學綱要》(1962)，原訂計劃是出版三卷，但最終只出版了第一卷《上帝之道學說：基督徒教義學導論》，而且遭到不少批評，但巴特不以為然。第三段時期是在波恩大學開始寫的《教會教義學》(1931)，這套被譽為二十世紀的神學大全，直到1968年12月10日巴特逝世前仍然未能完成。《哥廷根教義學》是巴特執教哥廷根大學的作品，哥廷根大學作為路德宗神學體系的大學，巴特是唯一的一位歸正宗神學教授，大學特別指定他講授歸正宗神學，巴特一些朋友認為巴特出任該校的教授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巴特卻不以為然，相反，因為大學指定他講授歸正宗神學的緣故，反而促使他能夠深入了解加爾文神學的內容及找到自己神學的方向。巴特的講授範圍相當廣泛及全面；從海德堡教義問答和日內瓦教義問答開始，然後是加爾文的預定論及慈運利的神意說，最後講到施萊馬赫。這位由鄉村牧師到大學任教的神學家，開始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有一定的困難，不過，他以一貫的動力及鑽研的精神彌補這方面的困難。

1924年的《哥廷根教義學》突破1921年《〈羅馬書〉釋義》的寫作範疇，以上帝之道'和三位一體作為核心來建構基督教神學。《哥廷根教義學》內容共分為七章三十八節，每章分幾節，每節前有概要介紹，是典型的教義學形式。整個教義學分為兩大部分，即向內的上帝(ad intra)及向外的上帝(ad extra)。前者是關於上帝啓示和屬性，後者是包括創世論、復和論和救贖論。《哥廷根教義學》起初三章是討論何謂「上帝之道」，就是上帝之道的三個形式，接著的四章，巴特按照傳統教義學的內容來分別討論上帝論、人類學、復和論及救贖論(即末世論)。傳統教義學一般都將狹義的上帝論或神性論放在三一論的前面，巴特這樣的做法是表明上帝啓示的核心位置。對於巴特來說，三一論不但是教義之中的教義，更應是教義學的入門導論。

《哥廷根教義學》在巴特有生之年沒有付梓出版，<sup>2</sup>公開出版的是《明斯特教義學》即是1927年出版的《基督教教義學》(第一卷)。第一卷共有四章：第一章上帝之道的現實性；第二章啓示；第三章聖經；第四章教會的宣道。其實這四章是整個教義學導論的部分，主旨是基督教教義學的主題存在於三種形式之中的上帝之道。巴特任教的明斯特大學是天主教及重洗派的勢力範圍，《明斯特教義學》一出版，他們就聯手批評這本著作，一方面是發現危機神學或者是辯證神學的先知突然蛻變為保守的教義神學家，另一方面天主教及路德宗的神學家認為巴特在《明斯特教義學》之中所宣稱的上帝之道只是祁克果的存在主義及其神學的混合體。不過，《明斯特教義學》的失敗

及帶來的一番劣評，促使巴特重新思索辯證神學言說上帝的“是”與“不”的問題，轉移到更實證地強調上帝之道作為核心的重要性。

明斯特教義學可以視為巴特神學的重要轉向，學者多稱為「從辯證到類比」的階段，第一次轉折點是巴特從「自由神學轉向辯證神學」，以《〈羅馬書〉釋義》為代表。第二次的轉折點是《哥廷根教義學》及《明斯特教義學》之後的神學反省，亦稱為巴特神學第二次的重要轉折，巴特放棄辯證神學轉而尋求新的神學方法，當中重要的轉捩點是從聖安瑟倫(St. Anselm)的著作《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所啓發。<sup>3</sup>

從《〈羅馬書〉釋義》的辯證神學到教會教義學神學，從辯證的神學方法轉向更正面展示上帝之道的恩典類比方法，巴特前後經歷十年漫長的神學探索，《哥廷根教義學》所展現的是巴特自《〈羅馬書〉釋義》之後，以傳統教義學方式表達辯證神學對上帝之道的新探索。而《基督教教義學》則是巴特第一次全面圍繞三位一體自我啓示的上帝之道建構教義學導論的嘗試。期間，透過聖安瑟倫的研究，巴特不但找到恩典類比的方法，同時在《教會教義學》中加入大量的聖經解釋的分量，採用大量中世紀及早期教父神學的資料。

《教會教義學》計劃共分為五卷，是按照傳統教義學的次序，分別是上帝之道與三一論，狹義的上帝論、創造論、復和論及救贖論。可惜，直至1967年巴特逝世前，只寫到第四卷第四部洗禮是基督徒生命的建立(未完成)<sup>4</sup>。而第五卷末世論(救贖論)則付諸闕如。巴特自1931年開始出版《教會教義學》第一卷第一部，即是教義學的導論部分，並試圖說明對一般的神學及具體的教義學的任務、主題、前提、方法和知識樣式的理解，當中包括三一論、基督論和聖經教義的解釋。第二卷第一部則集中討論上帝的認識論的可能性及限度問題，其次是上帝的特性，包括愛、自由、全能、智慧、顯現的教義問題。第二部分講論上帝的恩典預先揀選論和上帝的誠命論，第三卷按照在耶穌基督中的恩典立約的原則，集中處理立約和創世的關係、神學人類學、天意、惡與虛無及天使的教義，第四部專門討論神學倫理學等問題。巴特的倫理學基礎是上帝的誠命，在他來說，倫理學與教義學是互為內在的關係。第四卷按照耶穌基督的三重身份建構上帝與人的復和論三部曲，這一部分可以說是巴特思想最成熟和完整的代表。直到1959年之後，巴特陸續發表餘下的第四卷第三部分，亦為巴特思想的新轉折點，在時間上已經距離《〈羅馬書〉釋義》40年，距離〈巴門宣言〉亦有25年之久。第五卷救贖論到巴特逝世前亦未能付梓出版。<sup>5</sup>

在文章開首的時候,我曾經說道：「讀巴特的神學作品，往往令人沉醉其中，流連忘返，文字之間滿是激情與自由的表現。」的確，從巴特的生平點滴，就像是看到德國神學思潮的起伏，如何在兩次大戰之間掙扎徘徊，波瀾壯闊。在巴特的身上，我們看到什麼是一位神學家應該信仰應該和堅持，什麼是應該捨棄與抗爭的事，忠於自己抑或順服上帝的召喚。神學上的討論，大多是圍繞著巴特的神學思想下功夫，很少留意這位神學巨人背後那份生命的沉重及忠於上主的呼召，巴特的神學就如他所喜愛的音樂家莫札特一樣，既在作品之中流露出一份自由的歡愉，同時亦顯出個人的風格，縱是驚濤岸裂，仍是千山獨行，亦不必相送。

#### 參考書籍

Karl Barth，《福音的神學－導論》，龔書森譯，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出版，1975年一月初版。

巴特 (K. Barth)著，《〈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

戈爾維策選，《教會教義學》精選本，朱雁冰譯，香港三聯書店，1998。

陳家富，〈從辯證到類比〉，載於鄧紹光與賴品超合編，《巴特與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初版

歐力仁，《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中的修正與顛覆》，文字事務出版社，2004年11月初版。

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1版。

**（註釋）**

    所謂上帝之道分別是：教會宣講的上帝之道，聖經見證的上帝之道和上帝啓示的上帝之 道。詳見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1版，頁180-189。巴特講論上帝之道的同時，特別關注三位一體的神學問題，並且重新將三位一體放在神學範疇的首要位置，這一點巴特對廿世紀的神學貢獻可謂功不可沒。

    <sup>2</sup> 《哥廷根教義學》德文版要到1985和1990才分別出版，參鄧紹光與賴品超合編，《巴特與漢語神學》，漢語基督

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頁122註49。英文版 Karl Barth, *The Gottingen Dogmatics* Vol. I, trans. G.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1

    <sup>3</sup> 後來巴特亦寫了一本有關聖安瑟倫的著作。Karl Barth, *Anselm: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Anselm’s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the Context of His Theological Scheme*, trans. Ian W. Robertson London: SCM Press, 1960.

有關巴特受聖安瑟倫的影響，可參閱：陳家富，〈從辯證到類比〉，載於鄧紹光與賴品超合編，《巴特與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初版，頁115-119。

    <sup>4</sup> 第四卷第四部分論及基督徒的生命的殘篇收入巴特全集中的遺作部分出版(1979年二版)

    <sup>5</sup> 對於第五卷未能如期出版，大抵上有兩個原因，一來是巴特年事已高，而且身體日漸衰弱，其次是負責協助巴特出版的編輯季希葆木(Charlotte von Kirschbaum)患病去世的緣故，令第五卷始終未能出版，成為巴特神學著作的一大遺憾。參巴特 (K. Barth)著，《〈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xxvii。

    （續完）

## 纖體文化的反思

活水

近來市面上熱門討論都離不開「纖體」這話題，不論是身體豐盈的女士，或是青春少艾的少女，大家都是抱著「不勞而獲」的心態，希望在最短時間之內達到纖體瘦身的效果。於是投機的商人，紛紛推出減肥藥物，聲稱可以在指定時間內達成纖體效果，這些減肥纖體產品自然賣個滿堂紅，當中有不少人因而患上「厭食症」，結果得不嘗失惹來疾病纏身。縱然要減肥，人怎可能不吃「餅」和「魚」呢？「餅」所含的碳水化合物，供給我們能量，維持生命。「魚」則提供不少有益的脂肪和蛋白質，以修補和製造細胞，建構身體及使其強壯。其實不僅我們的身體需要「餅」和「魚」，人的靈性上也需要它們。看，耶穌在山上是怎樣餵飽了人們？不是以五個餅兩條魚嗎？那麼，餅和魚除了維持生命之外，還有另一番含意。

「餅」曾被喻為默西亞來臨時的豐盛（依55:1-3；耶31:12），因為默西亞帶來的「餅」不僅餵飽人們，得以維持肉性的生命，更重要是帶來給人超性的生命。耶穌在增餅的奇跡中，許下要賜給人生命的食糧；在最後晚餐上，他以「餅」喻為自己犧牲的身體；他曾清楚地指出：「我是生命的食糧，誰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若6）。「餅」成了我們靈性上的基本食糧，我們的內心深處，常處於孤獨、無助、沮喪、哀傷和抑鬱之中，但吃了這「餅」，我們的內心富足飽飫：「上主卻仍命令雲彩降下，開啓了天上的門閘，給他們降下瑪納使他們有飯吃，此外給他們賞賜了天上的糧食。天使的食糧，世人可以享受，他又賜下食物，使他們飽足」（詠78:23-25）。「餅」本身便成了耶穌的生命，吃了這「餅」我們跟耶穌血脈相連，彼此的生命川流不息地交流著，我的生命不再只屬於我，而是屬於耶穌基督的生命，他也藉著十架跟我們分享了他永遠的生命。

「魚」含豐富的蛋白質，肉質幼嫩香甜，是一種的美味可口的營養之糧。以色列的「魚」產極少，雖其西岸是沿海地帶，但海岸線直而長，缺乏海灣，不易捕魚。雖然如此，位於以色列北部的加里肋亞有一廣闊的湖，是魚產甚豐的地方。耶穌經常跟漁夫來往，在他的門徒中亦有四位是以捕魚為業（路5:1-11）。「五餅二魚」的故事之中，我們會發現人們慣常攜帶以鹽醃製的魚作為旅途上的食糧。耶穌選擇了魚產豐盛的葛法翁為傳教的起點，他召選漁夫為首批的門徒，以「漁人的漁夫」來比喻他們傳教的使命（谷1:17）。伯多祿與耶穌一起出海捕魚，不但奇跡性地魚獲甚豐，而且更明認耶穌是「主」（路5:8）。當耶穌復活後，伯多祿在海邊一認出耶穌，他便立即縱身下水中直奔向他。耶穌不僅向門徒指出魚獲豐富的水域，也在炭火上準備了「餅和魚」給他們吃（若21:9）。由此可見，每當耶穌跟他們在一起，他們的魚獲便十分豐盛，海中的「魚」不僅被喻為普天下仍未有信仰的人們，更被喻為喜悅的豐收。漁夫最歡喜的一刻，就是拿著一網魚回家。天主給人的收獲豈能只是一網魚的快樂？默西亞的拯救就是給人超性的生命，分享天主的光榮，這份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魚獲的豐盛意味著天國鼎盛的子民，齊來共席天筵。

「餅」和「魚」都是我們日常的食糧，每當我們吃「餅」的時候，就是我們參與耶穌基督的死亡，不只是紀念，亦是「參與」。我們盼望魚獲豐盛喜悅的一天，那麼，我們必須在海上的旅途中，勇敢地面對各種風浪，靠著「餅」給我們的力量，偕同耶穌基督，完成「漁人的漁夫」的使命。